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通天樂 第六種 討債兒 還債說

討債兒

人之錢財，生前百般貪愛，死後必不肯輕舍。試看孫老，原不是欠債，亦不是脫騙，不過彼人情願存寄，尚然如此討去。予不知作惡謀算人之財物，又如何取討也。可不凜凜。孫老守候一年，方動銀生利。原意沈客到來，本利交還。如此至誠長厚。甚可敬也。

商客在外經營，須念家中父母妻子倚賴。豈可迷戀翠館，自害生命。閱此宜當切戒。

南門驛行內有個孫漢公，為人最至誠，又最信實。遠近各省聞名，多往他家作寓。有一湖廣少年沈客，主僕二人，販許多川貨到孫老家投賣。那時正值川貨缺乏，隨發各處，未幾都賣完，大有利息，本利共有三百餘金。沈客大喜。因鈔關門外板場美妓甚多，沈客正當賺財豐餘，青年動興，私向青樓買笑，又恐僕人礙眼。先打發跟順人回家，說主人有帳目未清，隨後就回。沈客連嫖幾處，孫老知風，再三勸諫。沈客醒悟，正想回去，忽然傳說荊州漢口一帶，流賊作亂，某將軍現今征剿，水陸路俱不平穩。沈客驚慌，對孫老說道：「流賊猖狂，若收網緝去，或帶銀去，可不是自投虎口。意欲把銀留在尊府，輕身從旱路趕回，倘路上安靜，然後來置貨販去，以為何如。」孫老道：「尊意甚當。但銀留舍下，小弟到擔一倍干係，須要速去速來方好。」遂把銀兩秤兌二百兩，包封交與孫老。其餘除嫖用並剩銀帶做盤費。孫老置酒送行。

不一日已到故鄉地方安堵。原來賊船雖曾到漢口，只在沿江劫掠，未嘗侵逼城池，這傳信都虛。沈客歡喜不盡，正要設措銀兩，買些本地貨物往揚州販賣。不意面上發出五六個瘡來，鄰里見了都說此是綿花瘡，一定在客邊眠花醉柳，所以致此。沈客心裡明白，著了慌。尋個外科醫治，又性急焦愁，要求速愈往揚取銀。因許了醫人重謝，竟把輕粉與他吃下。不數日瘡收痂落，毒氣盡歸臟腑。沈客只道已愈，忙忙買貨。未到半月，廣瘡復發，越醫越重，結毒穿潰，濃臭難聞。心中又掛念揚州銀子，時刻焦燥，到得火盡油乾，仙丹難治，歸於大夢。

這孫老守候幾月，想道：「莫不其家果有變亂，羈絆不來。」光陰迅速，倏忽一年。孫老想道：「銀錢是流通之物，何不動銀代置貨物，翻出些利息與他，不枉一番知交。」隨動銀買貨營運，本利約有加倍。孫老一日午倦，伏幾而睡。忽見沈客遠來，孫老大喜，就恭敬謙禮。忽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家人報道：「大娘生一個小官了。」孫老聞說，心下頓悟。想道：「沈客定是已故，這孩子是他來托生討債了。」到房中看了一看，雖形容大小不同，恍似沈客模樣。孫老從此一日便釘起一本帳簿，也不與妻說明，凡收生三朝，並痧麻痘疹，從師教學，但有所用，即登記明白。到十三四歲時，慣得他好穿好吃，賭錢串戲，大有所費。兒至十五歲時，孫老將各年帳簿，自己通算，竟用過五百餘兩。利銀比本銀，加倍有餘。想道：「即此償還，可以止矣。」選日備辦酒席，請親族鄰里。對眾說道：「今日此酒專為小兒。」到叫兒子首座。眾見孫老如此舉動，只道為兒過於放縱，要發旨勸戒之意。齊向兒道：「你且遵父命首座，不必固辭。」其子只得勉強坐下。酒過數巡，即叫小使捧出十五本帳簿，一個算盤，又斟大杯酒奉兒，乃坐下對眾道，當初十五年前，沈客如何販貨賣銀，因路阻如何寄銀的話。說完，又道：「但此銀本是沈客自己留寄，非是我見財起意可比。自今本利算明，加倍銷除，更無牽掛了。我自己的家業，再浪費不起。此後望賢郎情諒。」這兒在上席聽完這些話，把灑一吸而盡，哈哈大笑。笑完身已不動，向前看時，已瞑目長逝矣。眾大驚駭，才知有這個緣故。孫老教將筵席撤過，裡面妻聞兒死，一步一跌的哭將出來。孫老道：「此兒來投胎討債，不是你兒子，不須啼哭。」因送出眾人，回來買棺殮埋。遠近聞知，俱各歎息奇異。

速還債負說

世人不能無緩急，一遇患難危困之中，需用財物甚是迫切。彼時未有不指天誓日，以表其衷。及至借貸得來，事賴周全。豈知安靜之後，不想償還，即置肚外。更有見來取討，反行憎惡怨恨，竟有大睜兩眼，思欲兵刃相加。是誠何心哉！即或目下艱窘，不能即還，亦必熟思審處，心心念念，設處計慮，先完本銀，利息繼後，於心才安。前人云：「陽間一文錢，陰間一行簿。」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此一定之理。若或假詞推托，並不上緊清交，彼雖日久，彼雖至死，亦不能沒沒而已。只恐業鏡台前，帳簿開明，算盤一響，即令披毛戴角，以完夙負。此時悔何及耶！至於取債之人，畢竟家有餘資，既濟彼於從前，當憐其貧困，寬其時月，勸令緩緩交完，不可輒以毒言相加。語云：「人人說我沒行止，你到無錢便得知。」誰無良心，豈肯有錢推奸。如果有錢，安心不肯還債。此等壞人，天亦難容矣。